

11月的泰国曼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悦目景色迎接着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曼谷拉达纳哥信展览馆“驰名的文娛艺术”主题馆内，陈列着两部曼谷王朝初期文学代表作，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的泰语译本位列其中。一部他国名著的翻译作品被奉为本国之文学代表作，这种礼遇在世界范围内是少见的。《三国演义》在泰国为何有如此影响力？中泰文学交流如何借由翻译之桥促进两国文化互融互通，增进民心相知相通？

# 飞架中泰的文学翻译之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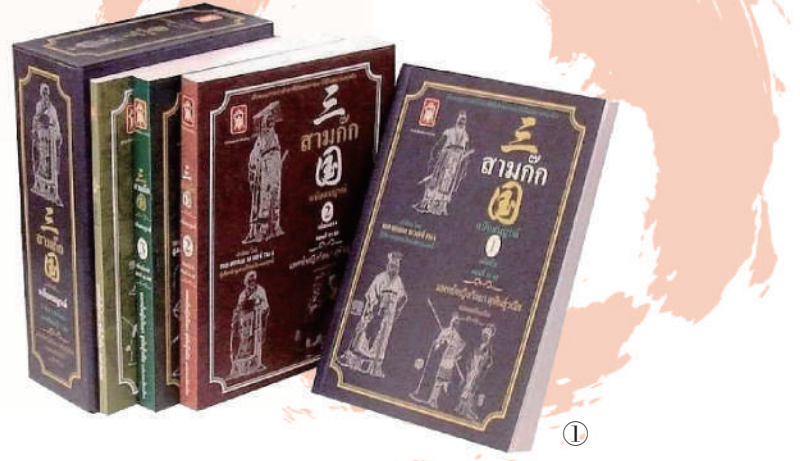
金勇

《三国演义》是17世纪以来在泰国华人中深受喜爱的中国文学经典之一。1802年，时任财政大臣、大诗人昭帕耶帕康(洪)顿受拉玛一世的王命组织翻译《三国演义》，这部译作也被称为洪版《三国》，成书后在泰国各阶层中逐渐风行。洪版《三国》的翻译一改此前泰国文学被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奠定了泰国小说文类产生的基础，还带动了散文体文学的兴起，并最终取代韵文体诗歌成为文学的主流，拉玛六世组建的“文学俱乐部”还将洪版《三国》评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

## 《三国演义》深入人心

洪版《三国》成为泰国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古典之作，其魅力跨越时间长河，热度至今不减。此后，各种泰文《三国》新版本不断推出，无论是1977年万崙·帕塔诺泰的《新译〈三国〉》、2001年威瓦·巴查冷威的《批注版全本〈三国〉》，还是2013年甘拉雅·素攀瓦尼的《三国》(图①，金勇供图)，都在泰国获得了相当的接受度。泰国民众对诸葛亮、关羽、赵云、刘备、张飞、周瑜等三国人物如数家珍，对“桃园结义”“火烧赤壁”“空城计”等三国故事耳熟能详，其中“草船借箭”“火烧战船”等片段还入选了泰国中学教科书。泰国人有句俗语，叫做“不读《三国》，难谋大事”，即是说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三国》里的经验与谋略必不可少。

围绕《三国》而生的“三国文化”在泰国长盛不衰，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帝庙和关公像遍及泰国诸府，每年多地都会举行隆重的“关公”节。三国故事也时常出现在佛寺的壁画和石雕画上，并被改编成地方戏曲，或写入田园民谣，在城市乡间广为传唱。不仅如此，《三国》中的智慧还广泛应用于商业谋略和企业管理，各类与《三国》相关的书籍一直是出版业和报刊业的宠儿。



图① 金勇供图

实际上，泰国的文学艺术传统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更多，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在泰国的成功跨越了巨大的文化差异，其中，赴泰华人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17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作品伴随华人移民漂洋过海来到泰国，在当地华人社区内流通、传承，继而通过“小传统”和“大传统”两个层面向泰国社会扩散：一方面，中国文学和故事通过华人讲述、神庙活动和戏曲表演，走向市井传播；另一方面，一部分华人通过入仕为官和联姻结亲等渠道实现了社会流动，从而将中国文化带入宫廷。18世纪60年代后，泰国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宫廷里的中国文化气息日渐浓郁，中国文学开始受到泰国王公贵族的青睐。在这一大背景下，《三国演义》被泰国宫廷选中进行翻译，并与泰国本土文化相融合，成为泰国“大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中国文学广为译介

洪版《三国》的巨大成功带动了泰国古典小说在泰国的翻译风潮。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六世时期，共有30多部中国古典小说被翻译或移植到泰国，这一翻译浪潮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西汉通俗演义》《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西游记》等作品被陆续译成泰语，中国古典文学在泰国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报刊依靠连载中国古典小说而畅销，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模仿“三国语体”创作的“历史小说”和人物传奇，被称为“仿中国小说”。



图②

相较于中国文学在泰国的译介史，中国对泰国文学的翻译起步较晚，但同样成果斐然。1958年，由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泰语专业师生集体翻译的《泰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是最早一批被译介到中国的泰国文学作品。1975年中泰建交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泰两国的文学交流活跃，不仅作家团体频繁互访，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也日益增多，泰国文学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以栾文华、邢慧如、顾庆斗、龚云宝、李自珉、何方、高树榕、房英等为代表的翻译家们做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80年代，多部泰国文学名著被翻译成中文，有的作品甚至拥有不止一个译本，其中尤以西巫拉帕的中篇小说《画中情思》、克立·巴莫的长篇历史小说《四朝代》和查·高吉滴的长篇小说《判决》产生的影响最大。西巫拉帕是泰国著名左翼作家，《画中情思》通过一位贵族妇人的爱情悲剧展现了封建家庭对女性的束缚；克立·巴莫是泰国著名作家和政治家，他的《四朝代》被誉为“泰国的红楼梦”，通过一位经历了四位君主时代的贵族妇女的人生起伏，展现了恢弘的时代画卷和历史变迁；查·高吉滴则是泰国唯一一位两获泰国最高文学荣誉“东盟文学奖”的作家，《判决》是一部反传统的现实主义题材力作，也是其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通过上述作品，中国读者能够感受到泰国文学的魅力，同时加深对泰国社会的理解和认识。

近年来，中泰两国间的文学交流呈现蓬勃发展、百花齐放的态势。在中国出版的泰国文学译著不仅包括《克隆人》和《东北之子》这些荣获“东盟文学奖”的小说，还有古典诗歌篇《帕罗赋》和经典诗歌文库《泰国诗选》(图②，金勇供图)。在泰国的各大书店，重印的中国经典文学依旧热度不减。广受欢迎的新书中，除了莫言、余华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外，数量众多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也在泰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伴随《琅琊榜》《花千骨》《甄嬛传》等电视剧在泰国引发一次次收视热潮，这些中国网络文学原著小说在畅销书榜单的排名也居高不下，带动了一大批泰国年轻人燃起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情。从《三国演义》的泰译开始，中泰两国架起了一座敦睦情谊、增进了解的文学桥梁，借由文化交流实现了文化上的互融与互通。

(作者为北京大学泰国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

## 古城梭罗印象

高诗源

繁茂，别具热带风情，沿主路观光，梭罗王宫常常是首选景点。梭罗王宫与规模稍大的日惹王宫出自同一设计者，基本布局十分相似，如同一支藤蔓上开出的两朵花，各美其美。梭罗王宫建于18世纪，马打蓝王国迁都至梭罗后，苏丹巴国普沃诺二世迁入这座宫殿。后来，马打蓝王国一分为二，梭罗自此成为梭罗王国的首都，日惹则成为日惹苏丹国首都，日惹王宫便始建于这一时期。1985年，梭罗王宫曾遭遇大火，修复后的建筑巧妙融合了爪哇传统与欧陆风格，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色调，雍容华贵又清新典雅。如今宫殿的主要区域仍由王室居住，亭台楼阁、内饰及文物保存得较为完好，其中部分作为博物馆展品对外开放。年代久远却依然透出王室威仪的马车、服饰、器物及各方贡品近在咫尺，游客们穿行其间。导游则身着传统服装，在带有浓重爪哇口音又娓娓道来的讲解中，爪哇古代王国的金戈铁马与繁荣景象依稀浮现……

对建筑艺术爱好者而言，兴建于1757年的曼尼勒加兰宫也不容错过。这座宫殿的主体名为阿贡亭，是一座庞大的爪哇传统凉亭式建筑，屋顶为木质结构，占地面积达3500平方米，能容纳

5000余人。伴着悠扬的印尼传统乐器伽美兰的演奏声，爪哇传统舞蹈训练和王族的婚嫁嫁娶等传统仪式在此定期举行。

行走在梭罗的古老宫殿之中，如同阅读爪哇历史、文化和艺术作品中最为经典的篇章。在这里举行的古老宫廷仪式优雅、精致、雄浑，展现出爪哇文化的独特魅力。梭罗至今沿袭着5个与新年、丰收、感恩、信仰及爱情相关的重要宫廷传统习俗，定期举办盛大庆典。仪式中少不了伽美兰的伴奏、传统舞蹈的倾情演绎，以及节日游行的欢声笑语。

漫步梭罗市井小巷，游人能时刻感受到充盈着蜡染、香料和茶叶味道交相堆叠的古老气韵。这座城市有着绵长而辉煌的历史，也因此蕴藏着诸多极具爪哇传统特色的文化遗产：绚丽的爪哇传统宫廷舞蹈、精工细作的传统手工蜡染织物巴迪克，以及光影变幻的哇扬皮影戏……这些传统技艺，如今逐步受到世界人民的了解与喜爱。2021年，伽美兰音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年9月16日，梭罗市长将这一证书交给群众代表，并强调人民才是这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主人。

## 文学交流蓬勃发展

古城梭罗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也以年轻开放的心态包容滋养着现代艺术。这里有印尼顶尖艺术学院——印尼梭罗艺术学院，并常年举办各类国际音乐节，无论爵士乐、摇滚乐还是流行音乐，大街小巷中的任意一块空地都可以成为音乐爱好者们展演的舞台。印尼本土和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音乐人，都能在这座城市的羽翼下自由栖息，让动听的乐曲飘扬在梭罗的空气中。

如今，梭罗已成为印尼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中心之一，宁静小城的崭新面貌令人倾倒。乘坐人力三轮车漫游街区，最为突出的印象便是现代与传统的融合：繁华的商业广场日常上演传统文化表演，著名的历史遗迹周边建立起现代化的度假酒店，传统乐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和鸣，曾经仅限贵族阶层穿着的巴迪克已成为当地民众和外国游客喜爱的时尚服饰……传统与现代文明交汇，自然与都市风光交融，这就是古老而常新的城市梭罗。

(作者为北京大学泰国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

## 见证文明互鉴的文化遗产

走进日惹和雅加达的哇扬皮影戏博物馆，仍能看到500多套早年皮影收藏品，或来自各地王室，或来自贵族家庭，其中有神明鬼怪，也有先祖前辈。皮影大都侧身而立，仅露侧脸，鼻子高耸，头戴高帽，身着盛装，胳膊分为三个关节，双手过膝甚至着地，腿部则较为短小，包裹在华丽的裙装之下。皮影一般由三个把手控制，其中两个连接手部，通过胳膊的各种动作展示出舞蹈效果，另一个则如树木的主干，从大腿直通躯干直至头部，控制皮影做出前进、翻滚等各种动作。

哇扬皮影戏历史悠久。当地人普遍认为，这种艺术形式在11世纪时从爪哇王室逐渐传到民间，从画在椰子叶上改良为画在纸上，祭祀仪式逐渐转变为艺术形式，配乐也从庄重严肃的宫廷传统音乐变得更加活泼通俗。再后来，人们逐渐去除皮影戏中的宗教元素，并用牛皮取代纸张，将角色正面露脸改为侧面，改变胳膊和腿的长度比例使之异于常人，现代哇扬皮影戏的雏形最终定格。



图③

哇扬皮影戏的发展，见证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中国与印尼之间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起源于福建泉州的布袋戏，其艺术风格和题材也滋养着哇扬皮影戏；唐代薛仁贵的故事就被翻译成爪哇语，配上印尼传统音乐，成为在印尼广受欢迎的皮影戏剧目。2019年5月，“文明匠心——亚洲非遗大展”在北京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300余套展品中，一套印尼皮影引得参观者驻足欣赏，感叹于戏偶制作之精巧复杂。

哇扬皮影戏的制作工序繁琐、工艺繁杂，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空雕刻、蘸色敷彩、发汗、缀连装杆若干步骤中，容不得一点马虎。时至今日，优秀的哇扬皮影依然坚持由全手工制作。

## 见证实文明互鉴的文化遗产

哇扬皮影戏的制作工序繁琐、工艺繁杂，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空雕刻、蘸色敷彩、发汗、缀连装杆若干步骤中，容不得一点马虎。时至今日，优秀的哇扬皮影依然坚持由全手工制作。

选皮、制皮是制作皮影的开始，皮革的好坏对皮影至关重要。老师傅把一卷整张剥下的带血毛皮在清水中浸泡数日，再捞出冲洗，用绳索从四周将毛皮拉平，牢牢绑在木框上伸展开，方便用特制的弯刀一遍一遍地刮去皮上的杂质与细毛，直到皮质变得光滑剔透，方能分解成块，作为待选皮具。由于皮影四肢和身躯部位对皮质软硬厚薄要求不同，有经验的师傅会预先选出待用的皮具，再凭记忆将准备制作的相貌衣着誊至皮具上，准备下一步的画稿过稿和雕刻。

## 考验能工巧匠的制作工艺

镂空雕刻是最显工匠能力的步骤。雕刻一些简单部位时，工匠把图誊在皮上，再把皮固定在蜡板上，用各种刀具进行雕刻修整；如果是复杂的镂空雕工，则需要先将图画在薄纸上，再将纸覆盖在皮上，并一同固定在蜡板上，用针或刀将图画或刺或刻，再修剪成形，加以精雕。皮影面部一般没有镂空雕刻，工匠画上五官，用刻刀加深线条方便之后着色。皮影的服装、鞋帽上常有流云、水波、花卉等多种图案，工匠需要在图案当中进行细密的镂空雕刻，稍有不慎就会全盘作废。

在哇扬皮影的世界里，不同的色彩有着不同的意义：年轻王公贵族的脸部常用白色(代表天真活泼)或金色(代表尊贵高雅)着色，年长贵族的脸部则用黑色(代表沉稳睿智)，红色皮肤表示人物脾气暴躁，而蓝色绿色则多用来描绘

敦朴的爪哇人喜欢“大团圆”结局，一场皮影表演下来，善良战胜邪恶，有情人终成眷侣，最终的阖家团圆才受人喜爱。曲终人散之后，光与影渐渐散去，歌声也逐渐远去，笑容在观看者和表演者的脸上成为永恒。

# 光与影之歌

张杰

怪物或奸邪小人。根据这些传统，工匠使用特定的工艺将颜色套染、晕染或勾绘在皮影上，最后经过脱水发汗处理，借助高温让色彩渗入皮具并定型。最后，工匠还需将身躯各部位进行整合，制作关节进行组装，用枢纽骨眼以及纽扣或皮线等方式连接固定，一套哇扬皮影的制作方宣告完成。

## 拨动观众心弦的精彩表演

“以影显形，借光显影”是哇扬皮影戏的最大特色。在帷幕之后，用皮影的光影跳动、各类配乐吹拉弹唱以及操纵者“德郎”的念唱，将一个个皮影赋予了生命，演绎出一个个神秘而宏大的传奇故事，不禁令人想起中国描述皮影的古诗俗语：“隔帐陈述千古事，灯下挥舞鼓乐声。奏的悲欢离合调，演的历代奸与恶。三尺生绢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

时光流转，曾经只为王宫贵族服务的皮影工匠和皮影艺人早已步入城市乡村，哇扬皮影戏也成为民众闲暇时最喜闻乐见的节目(见下图)。在雅加达、日惹和一些传统老城中，依然很容易找到观赏哇扬皮影戏的剧院。以日惹一家剧院为例，内部设施很简单，观众区与演出区分半，区域两侧摆放着各式乐器，剧场中央用一米高、两米宽的水框隔开，木框蒙上白布作为舞台，舞台左右两侧分别放置正面和反面角色的皮影。为了强调光影效果，剧场内的灯光很昏暗，演出一侧的灯光反而更明亮。

观众全部落座后，一阵传统音乐响起，皮影戏演出开始。表演区的光将皮影的形象投射在舞台上，伴随着悠扬的歌曲和解说旁白，源自《摩诃婆罗多》等印度神话的角色先后登场，大大小小的人物伴随各类乐器的演奏在幕布上或跳跃舞动，或盘旋打转。

德郎是皮影的主要操纵者，他是表演的灵魂，控制着整个演出的走向。他总是盘腿面向幕布而坐，身边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皮影。从表演开始那一刻，德郎就需要根据口中的解说对白和各种唱词，不停更换手中的皮影，并摆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将皮影在幕布后移动以呈现虚实结合、放大缩小的效果。与此同时，德郎的腿脚也没有闲着，他需要用脚趾夹着鼓槌不时敲打旁边的金属片，来控制伴奏音乐的节奏。哇扬皮影戏的表演往往长达几个小时，自始至终，德郎操纵着数十个皮影说唱表演，是最辛苦、最受尊敬的表演人员。也正因此，德郎不仅被看作杰出的艺术大师，更被认为是可以和祖先或神灵沟通的人。

淳朴的爪哇人喜欢“大团圆”结局，一场皮影表演下来，善良战胜邪恶，有情人终成眷侣，最终的阖家团圆才受人喜爱。曲终人散之后，光与影渐渐散去，歌声也逐渐远去，笑容在观看者和表演者的脸上成为永恒。



图④



本版责编：李晓宏 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mrbgfk@163.com  
版式设计：张丹峰